

1976年3月4日,是上海市长宁区75届一批风华正茂的中学生毕业赴徐州当兵的日子。上世纪90年代初,每逢3月4日,这批老兵都会从四面八方赶到约定的餐厅欢聚一堂。每次战友见面,有种难言的激动。岁月不饶人啊,时间的纹切碎了兄弟们稚气的脸,稀疏的白发悄然爬上了两鬓,然而,彼此相见,还是像当年一样,没大没小,握手、拥抱、卡脖子、甚至冷不丁从背后将你拦腰抱起。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次在虹桥机场餐厅聚会。召集人徐兄开场白后,请原航空兵12师师长彭治福讲话,他举杯朗声道:“喝酒的不喝酒的,今天都必须喝白酒,开车的请人代驾。”

执行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彭师长话音刚落,一片“啦啦”声伴着“叮当”声响彻餐厅。在烟雾缭绕中,在豪爽的碰杯声中,大家聊起了当年的往事。新兵连时在茫茫的雪夜里,新兵们披着棉袄一排溜在墙边撒尿,气得连长大声训斥;霞光初照的严冬,穿着“黑皮”惶惶着眼上机场上战斗机训练;为好好表现,天蒙蒙亮,悄悄地早起抢着扫帚打扫院子……

“干!干!”在一片喧闹声中,突然话筒里传来了“大家静静”的声音。大家停杯放箸举目望去,只见原3中队的机械师顾兄表情庄重地说:“我刚才得知12师文化科长邵春森战友的儿子不幸身患白血病,已躺在医院3年了,为了治好儿子的疾病,邵科

长已花尽积蓄,又到处借债,现在他生活出现了困难,我们12师的战友岂能袖手旁观?希望大家献出一份爱心,10元、50元不嫌少,100元、200元不嫌多。”

话音刚落,只见服务台餐桌边的一位中年男子上前捐了100元,捐者却是一张陌生的脸。大家惊讶之时,他拿起话筒,动情地说:“我虽然没有当过兵,也不认识邵科长,但我被你们军人这种豪爽的义举深深感染!”第一个捐款者并不是军人,多年的战友岂能安心?于是呼啦啦掀起了捐款的热潮。

我留下回家的车费,倾囊掏出了几张百元大钞,又挖尽硬币,请交给了收款者,此时此刻,我的脑海里闪现出当兵时的情景。每逢周末的晚上,我们都集中到足球场看露天电影,邵科长每次都率领几位放映员早早架好银幕和放映机。如血的夕阳下,一排排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唱着嘹亮的军歌,穿过高大的白杨树来到足球场。中队长喊罢“立定”的口令,便跑步来到邵科长前,一个标准的军礼,朗声道:“报告,4中队集合完毕,请指示。”邵科长还了一个军礼,操着啞哑的声音:“4中队入场。”那时,我们都背后窃笑他的嗓音有点娘娘腔。

邵队里私下流传着八卦段子,因邵队大院只有一个澡堂,每个星期天上午女兵们洗澡,下午男兵们洗澡。中午交集的时间,有些老兵来到澡堂,大声

最后一个军礼

李 动



祖孙俩 (剪纸) 郑树林 作

向里问道:“里面有人吗?”有次里面传来了女人的声音:“有人。”一听是女人的声音,男兵等了许久不见她出来,便大声叫道:“抓紧点,该男兵们洗澡了!”里面又传出了啞哑的声音:“我是男兵。”人们才想起这是邵科长的声音,引起了一阵哄堂大笑。

转眼战友们已捐了一大堆钱,组织者来不及清点,要了张信封,将纸币硬币都塞了进去。顾兄代表参加聚会的六十多位战友,将厚厚的信封递给邵科长时,他感动地走上前去,双手拿着话筒,声音颤颤的,动情地说:“谢谢战友情!但我不能接受这笔

钱沉重的钱,我听说许多战友单位效益不好,还有一些人已经下岗了,他们自己都日子过得不好,自顾不暇,我怎能安心接受这份沉甸甸的爱?”

召集人徐兄见邵科长一再退让,便请彭师长出面劝说,彭师长操着山东口音,以命令的口吻道:“这是战友们的一份情意,不必为难,必须收下。”邵科长才双手接过这份饱含战友深情的信封,蓦地转过身来,一个立正,抬起颤颤的右手,向在座的战友们行了一个毕恭毕敬的军礼!

顿时,台下掀起了海潮般的掌声……

到了美国,亲戚就给了我一个告诫,千万别乱丢垃圾。我是住在美国入琼斯先生家里,就更加小心翼翼了,别让美国人笑话咱中国人。生活了一阵子,我深切体会到,在美国,家庭垃圾丢弃真的不容易。

所谓的不“乱”丢垃圾,就是家里的垃圾要分类处理。琼斯先生家有两个大垃圾桶,是政府提供的,黑色的是倒入“不可回收垃圾”,白色的是装“可回收垃圾”。两个垃圾桶没有异味,干净到可以用来存放食品的程度。垃圾清运车每周来一次运垃圾,车子也分为普通垃圾车和回收垃圾车,车身颜色不同,让人很容易识别。当然,每月需要支付清运费。居民的垃圾桶放在自家车库里,厨余垃圾要尽量减少,而且要处理

美国家庭丢垃圾不易

周永平

干净,否则就臭在自己家里。因为垃圾车七天才来一次。

这种社会机制逼着市民垃圾减量 and 垃圾分类。琼斯的太太每天把厨余垃圾分类处理,有的用粉碎机打碎进入下水道,有的作为后花园的菜地肥料,其他厨余垃圾处理后才进入“不可回收”垃圾桶。琼斯的太太的菜园子里有番茄、辣椒、南瓜,长得非常好,我们经常在餐桌上品尝自家种的蔬菜。

初来乍到,我一时分不清哪些是可回收垃圾,哪些是不可回收的垃圾,每天在厨房烹煮食品时,

神经像根紧绷的弦,生怕丢错垃圾。琼斯先生看出来,解释给我听,其实不难识别,纸、金属、塑胶当然可以回收再利用,玻璃容器也是。市场出售的食物,瓶瓶罐罐上印有黄色三角标记的,便是可回收垃圾。除此之外的便是不可回收垃圾。厨房产生的果皮、果核、菜叶、咖啡渣可以埋在花园里当肥料。甚至先收集起来,冷冻在冰箱底层,以后埋到菜园子里去。看来,垃圾分类是项系统工程,要从源头开始抓起。

一段时间后,我慢慢习惯成自然了。

说“早”

清晨出门,熟人相遇,彼此打个招呼,向对方问声“早”,简洁、礼貌。日复一日,我从来不为多余,更不会生厌其烦,也从不吝啬。一声“早”,一天有了好的开端,既是问候,又是祝福,仿佛阅读一本书,首先记住了扉页上的题词,一种愉悦、温馨、祥和,以及殷殷期待之情油然而生。

每还有这种情况,当我来到公园或小区的健身场地,经常见到一些“熟悉的陌生人”,彼此也很有可能点点头,问声“早”。时间久了,慢慢地也会由“生”变“熟”。面对来自天南地北、南腔北调的人,一声“早”,拉近了距离,再把真诚的微笑送给对方,此刻心情大好,真是看什么什么美妙,干什么什么效率高。

问候一声“早”,就觉得已被尊重,被亲近,就觉得生活在一个温暖和谐的社会大家庭,像快乐的鸟。

柏林是德国的首都,也是个有着750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古城。走近柏林,第一印象是多姿多彩,蔚为壮观的建筑。徜徉街头,随处可见一座座古老的大教堂、各式各样的博物馆和巍然挺立的高楼,既有巴洛克风格的灿烂绚丽的弗里德里希广场,也有新古典主义风格的申克尔剧院,富丽堂皇的宫殿,蜚声世界的现代建筑流派作品,使人强烈感受到柏林古典与现代、浪漫与喧嚣的氛围。

徜徉柏林街头,我最大的收获是见到了坐落于柏林市中心的马恩广场上的马克思恩格斯铜像雕塑和柏林墙的遗存部分。马恩铜像雕塑是东德1986年为纪念马恩两位伟人,在市中心一处广场上立起的雕像。德国统一后,虽然雕塑被多次移动和变化,却依然改变不了它们是柏林最受游客关注的景点之一。然而也有人认为“它们破坏了柏林城的形象”。2012年时任德国联邦交通、建设和城市规划部部长拉姆绍尔甚至提出将马恩雕像“驱逐”出

柏林的心脏。这名部长认为,柏林需要重建城市宫殿,这样可以恢复柏林市的历史轴线,让柏林更完美。

拉氏计划引发民众的愤怒。德国左翼党负责人居西认为,马恩是德国最重要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拉姆绍尔的计划是对两人的贬低。他还要求这名部长读读《资本论》。

徜徉柏林街头

翁长松

大多数德国人,特别是柏林人对拉氏的计划十分不满。《柏林信使报》进行的调查显示,84%的人反对该部长的计划。但当我在一个细雨蒙蒙的傍晚寻访到马、恩铜像雕塑时,发现雕像已被移至马恩广场附近的一处地方。矗立着的雕塑,马克思是庄严地端坐着,恩格斯却是稳健地站立着,巨人凝眸远望,他们的眼神似乎永远在注视着前方,仿佛关注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关于马克思坐着而恩格斯站着的造型构

七夕会

思,有两种解释,一是马克思是德国人而恩格斯不是德国人,二是恩格斯是马克思的战友和学生。

说起柏林墙原先约长155公里,于1961年8月13日开始建造,一开始以铁丝网为材料,后才被换成更为坚固耐用的砖墙。德国首都柏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被分割为东柏林与西柏林,东德政府为了隔绝东德人民投向西德,于是沿着边界在己方的领土上建立围墙,将西柏林整个包围起来。柏林墙的建立是二战以后德国分裂和冷战时代的标志性产物。1989年11月9日,屹立28年的柏林墙倒塌了,1990年两德重归统一。当来到柏林墙前游览时,导游对我说,如今柏林墙仅存这样不足2公里长的一段了。柏林墙也并不是我原先心目中想象的那样森严、恐惧、高耸,墙高约3米,墙厚不足50公分,颇具创意的是墙面上如今都涂上了色彩艳丽的漫画,内容涉及政治的、生活的、人物的,五花八门,反映出德国文化艺术的自由和多元性。

汤包,小巧剔透,皮薄如美人面,吹弹可破,汤汁与鲜肉共处一室,喂一下,汤在前、肉在后,满满地盈了口,吃完一个,唇齿留香。据说汤包有悠久历史,最早产于扬州,而我吃到汤包,是来上海之后。来沪十年,大酒楼的、小酒馆的、社区作坊的、公共食堂的……汤包吃了不少,让我念念不忘的还是上海图书馆对面那家。

那是一家小门面,小到夹在淮海中西餐厅、咖啡馆、面包房当中几乎看不见,还显得有点儿格格不入。到这儿吃饭纯属偶然。两年前的一个午后,我急着参加上海图书馆下午的活动,午饭有些赶,所以想着选一家用餐快的、随便吃点。推门进去的一刻,我有些惊讶。倒不是里面别有洞天,其实门里跟门脸儿一样小,最多够摆四五张小餐桌,而且摆得紧紧的,如果坐满肯定有些挤。而那天可不仅仅是“有些挤”:宾客坐得满满的,还有几人在等候。

“真是的!选小饭馆还是要等。”本来没抱什么期待,可味道却出乎意料地好。其实,在汤包端上来的一刻,我便有了预感,这一屉汤包,颗颗外沿滚圆、汤汁饱满,煞是玲珑、可爱。就着热气,一口下去,汁水马上溢出来,带着一股清甜,原来还有更多学问藏在馅里,同样是肉馅做主料,因为辅料搭配得别致,肉的腥气全无,软软糯糯的,还夹着鲜姜清冽的香。

上海许多小门面都有自己的个性,这家也不例外,体现在传菜上。不知老板哪来的自信,客人点单后尽可挑座位坐下来,没人刻意去记,手上也无需拿凭证,不一会儿就有传菜师傅大声喊起菜名,是谁点的只需应声“这儿”,自会有汤包、饭菜准确端上来。我第一次

来不由得对此暗暗称奇,也有少许担心会弄错;等来得多了,不仅心安下来,还渐渐喜欢上这样的传菜声,声音里透着人间烟火气,活色生香的,与之相比,许多富丽堂皇的大酒店反而显得过于安静了,让人不得不端着架子,总觉得不那么真实。

不知不觉爱上这里。每次来上海图书馆,如果要吃饭,他家总是首选。这里也渐渐与我的许多难忘时光联结在一起。前年冬天,我来听《古典音乐知识》课程,每次都在周五晚上,必须下了班直接来。4次课,老师从巴洛克时期讲到20世纪后,从巴赫讲到斯特拉文斯基;我也吃了4次汤包。后来像这样的联结越来越多,数不清多少次“上图讲座”、多少堂系列课。如今,这汤包里有了音乐、有了诗,馅料中掺和进文化的味儿,越来越能吃出喜悦来。

来得多了,我渐渐“认识”了这里的客人。他们大多和我一样,是到图书馆看书、听课的。这里虽然与匆忙的淮海中路只隔一道门,客人们却都不紧不慢的,吃起汤包来像悠闲地翻一本书。老板似乎也习惯了这样,并不急,人太多时,若天气好,干脆摆两张小桌子在外头。坐在外头的客人们,也是同样。原来,悠闲才是这里的默契。可是从对面书香里渗出来的味道?

一天中午,听完讲座出来,时间有些晚了,同行者中有人问:“附近有吃饭的地方吗?”我当即指向汤包馆。顺着自己手指的方向,我才注意到它的招牌。原来小门面还有个好听的名字:“陋室汤包”。“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刘禹锡《陋室铭》里的句子!好名字!

回上海,我反倒不习惯了。上海市民的家庭垃圾,丢弃方式太容易了,无论干的湿的,可回收的不可回收的,一股脑丢在塑料袋里扔进垃圾桶,垃圾桶周围臭味扑鼻。近二十年,我们从物质贫乏走进物质极丰富的时代,但我们对物质丰富带来的垃圾暴增没有准备好,仍在沿用传统的丢弃方式,集中收集,远距离运到郊外去填埋。有资料表明,上海著名的“老港”垃圾填埋场的面积达30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澳门。对于寸土寸金的上海,实在太可惜了。上海市民的



夜光杯

家庭垃圾再不减量和分类处理,终有一天会出现垃圾围城的可怕场景,子孙后代怎么办?

日前,宜家事件再次把中老年相亲族的话题放在人们面前。其实,不光是单身老年人需要聊天会友,许多老年朋友都存在着这样的精神需求。那么,哪里才是合适的场地呢?对此,笔者认为老年茶馆可以一试。

过去江南一带的地方多茶馆店,民间有“没有茶馆店,成不了市”的说法,说明茶馆在市镇上的重要地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些退休的老人都喜欢去茶馆喝茶、聊聊天,谓之是去“解茶馆店”。而且,那时候茶馆店大都是由“老炉灶”(熟水店)兼营,虽然设施简陋,但收费便宜,颇得老年茶客的喜爱。随着城市建设的大发展,深受老年朋友欢迎的茶馆店在城区近乎绝迹,现在恢复茶馆是个好办法。

5年前,本市杨浦区平凉路街道的老龄干部一直在思考如何把老年活动室更好地利用起来,有一位社区居民建议可以把活动室改为茶馆店,并取名为“嘎三壶茶馆”。这些茶馆店一店一品,有的主打唱戏跳舞,有的注重普法宣教,有的开展心理辅导……老年朋友在茶馆里喝茶聊天,参与各种娱乐活动,丰富了晚年生活。

不仅一些小区的老年活动室可以改为社区老年茶馆,一些公园和文化宫(馆)也可以开办市区一级的老年茶馆。

老年茶馆可「解渴」

邓为民

有了这些宽敞明亮、收费低廉的老年茶馆,我想老年朋友就不会去打扰商家的正常营业了。

旅游

